

### 怀念春天

■ 靳玲

那年春天刚冒尖,我妈领了一个男娃回来,让我叫哥哥。

哥哥高出我一大截,脸黑,嘴阔,眼睛大,眼球黑白分明,一笑还有两个小酒窝。

我和哥哥成了山坡上的常客。山坡上铺满毛茸茸的绿,歪脖子柳树绕着山坡一圈又一圈。哥哥经常爬到歪脖子柳树上,折枝柳,做柳哨,教我吹。我吹柳哨,吹出的声音像被人扯开了,不成调。哥哥哈哈大笑。我扔了柳哨,摘野花。叫不上名的野花散落在绿草里,像天上落下来的星星,直眨眼睛。

哥哥趴在草上画画,一片开阔的草地,一个小姑娘举着一把小野花奔跑,小辫子高高甩起。那不是我吗?我扔了野花,端详画。

真像我!水汪汪的眼睛,小巧的鼻头,连头上扎的红头绳系成的蝴蝶结都像极了。我兴奋得眼睛发亮,脸泛红。

我笑着让哥哥背我。哥哥蹲在我前面,我趴在哥哥背上。他背着我转圈:“妹妹要飞了,妹妹要飞了。”

我喜欢和哥哥在一起的日子,日子镀上金,闪着光,日子开出花朵,散发着香味。那些日子真好看,好看的日子走得也快。掠过夏,漫过秋,挨过冬,春就来到了。

春暖花开的日子,夜也格外清亮。我被我妈和邻居婶婶说话声吵醒:“孩子的妈妈捎来信,过两天要来接孩子,你看我这准备些啥呢?”“你当时能领回这孩子,就帮了他们大忙了。”“孙教授两口子把我找去,拉着我的手说大妹子帮帮忙,上面招他们回城,他们前途未卜,不敢把孩子带回去,你说我能不帮吗?”“孙教授两口子可都是画家呢。你的善良能照亮日月。”我妈倒不好意思了,昏暗的灯下脸羞答答地发红。她瞥了一眼我,说:“玲儿跟哥哥感情深呢,我不知道哥哥走了,玲儿怎么活。”我妈说着抹起泪。婶婶瞥我一眼:“玲儿才五岁,心事像大人,苦了玲儿了。哥哥哪天走,你吱一声,我把她领回我家。”我蒙住头,悄悄流泪。我哪也不去,哥哥在我家的日子不多了,要把这不多的日子留住。

我喜欢小鸡,哥哥专门给我画小鸡,趴在母亲背上的小鸡,站在大鸡旁边的小鸡,在开阔的草地上撒欢的小鸡,张开翅膀奔跑,满头插着小野花,模样俊俏。我却笑不出来,声音哽在心里。我紧紧牵住哥哥的手,寸步不离。哥哥带我上山坡,歪脖子柳树吐出满枝嫩黄,燕子站在枝头上张望。

哥哥给我做个柳哨,我一吹,哭腔

四起。我不想吹柳哨,找只小羊抱。让哥哥画我抱小羊,画哥哥背我,画哥哥牵着我奔跑,画我和哥哥在春天的怀里撒欢打滚。

有一天我妈说:“你去婶婶家玩耍,婶婶家有姐姐。”我摇摇头:“我想送哥哥。”我妈吃惊地看着我,随后把我搂进怀里,紧紧地抱着。

哥哥爸妈来了,他们都戴着眼镜,涨红着脸:“晟儿给你添麻烦了。”我妈忙摆手说:“没啥,没啥。”哥哥的妈妈拉着我的手,含泪说:“我们回到原来的大学工作,晟儿的学校也找好了,接他回去上学。”我妈眼圈一红,别过头去。

我站在哥哥身边,拉着他的衣角,泪不停地流淌,顺着脸,滴在地下。

哥哥梗着脖子说:“要走接妹妹一起走。”哥哥妈妈说:“来年草长燕子飞的日子,我们来接妹妹。”“你们说话算数吗?”哥哥的妈妈举起右手保证:“算数”。

哥哥跟着他的爸妈,钻进小轿车里。车子扬起一股尘土,飞驰而去。我的心一下空了,追着车喊:“哥哥……”哥哥被春风裹着,离我越来越远。

来年春天刚冒尖,我就站在山坡上,巴望着小草快长燕子快飞……以后的每年,只要春天一冒尖,我都站在山坡上,巴望着小草快长燕子快飞……

### 木偶戏追忆

■ 梁尚娣

窗外传来唱木偶戏的声音,想不到在这闹市里,还能听到木偶戏。这熟悉的锣鼓声,让我想起了已故的爷爷。

爷爷生前最大的爱好就是打功夫和听木偶戏。他房间的桌子上摆着一台收录机,旁边放着许多磁带。白天,邻居老爷爷们总喜欢来我家串门。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都爱听木偶戏。

爷爷给伙伴们准备了水烟筒,炒熟的花生,一小杯米酒,他们一边听木偶戏,一边吃着花生米,还来一小口米酒。时不时还吸上一口烟。他们悠闲自在地听着木偶戏,谈论着属于他们的世界观。

那些老爷爷来我们家听戏,也会给我和弟弟带来一些小零食,糖果、瓜糖、冰糖,有时候还有水果。从爷爷和那些老爷爷谈话中,我认识了《高文举》《樊梨花》《陈世美不认妻》……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而我们只是好奇地看着他们。

光阴似箭!我们也长大了,到外地求学了。爷爷和老爷爷们都老了,有两个老爷爷已经离开了人世。后来随着彩色电视机和手机的普及,爷爷和伙伴们都很少听木偶戏了。再到后来,爷爷的伙伴都相继离开了。岁月匆匆!爷爷也老了。爷爷房间里的收音机静静地桌子上,磁带也静静地躺在抽屉里。

2016年的冬日,我的爷爷告别了所有的亲人,安详地走完了他97年的人生。曾经给爷爷带来欢乐的收音机和磁带还留在我们的老房子里,它们像在等待着什么。



书法 ■ 陈刘雄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 诗词四首

■ 陈忠平

**春游**  
灵鸟飞歌立树梢, 青阳流水到新桥。 百花争艳芳菲尽, 绿满枝头春更娇。

**小山**  
晚风轻送桂兰香, 倩影松涛雾里藏。 夜幕深深闻燕语,

峰峦默默醉云裳。

**乡情**  
淳朴笑容故里亲, 天涯游子梦柔情。 乡音总念魂牵远, 物是行前满载新。

**临江仙·春**  
和风漫阅溪桥

过。清波浮影行踪。河边钱柳正嫣红。画眉歌一曲,犹戏万花丛。

日苦三年终去远,春来笼野葱葱。翻飞紫燕甚欢浓。相逢人见喜,小女闹村童。



奔赴 ■ 周文静

### 春风唤醒一个沉睡的梦

■ 蒙水秀

物竞芳华,为哪般?紫荆争艳,舞春风,花的心事,谁懂?万紫千红,锦瑟年华,知与谁同?满树繁花,错落有致,千娇百媚,尽在一派春意融融。

漫步花间,饮一路花香,喜看春色满眼,如诗如画般的春天,犹感岁月静好,闲看花开花落,不再是花事满怀,而是诗意人生,此刻心情依然少年同。

春风,唤醒一个沉睡的梦,黄花风铃,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东心涌,花有千姿态,我有语万千,旧貌变新颜,青衣黄花朵,我若解花语,风铃梦九重。

建设美丽乡村,东心涌村如火如荼,井然有序,如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在眼前展现开来,令人心情无限舒畅。村道种植的紫荆花,争相怒放,三月烟雨濛濛,当有人打着伞从花前经过,尽显浪漫情怀,此刻在画家的笔下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而在我的灵感里却是一首惬意的小诗。

紫荆花开了,风铃花笑了,芭蕉泛绿意,荷塘青青,鸭子欢歌,鸟儿争鸣,燕舞南天,一曲田园交响乐在欢快地演奏着,这不正是一种催人奋发向上的动力吗?

春天是一个多梦而又烂漫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春,游子们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尽情外出打工,积蓄财富,然后衣锦还乡,建设美丽家园,满腔热血,让梦想锦上添花。

### 营区那条“连心溪”

■ 杨振文

我曾在部队服役20多年,原我部营区的那条小溪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为那条小溪不同寻常,经年流淌着的溪水,不但流进了驻地村民们的心田,而且还流出了部队官兵与驻地老百姓一段很深的鱼水情谊。

我原部队驻地在曲江县大坑口镇一座大山脚下,山高林密,大山中间有条小溪顺势而下,潺潺的水流声清脆入耳,穿过营区缓缓地流向驻地附近的几条村庄。

溪水从山中流出经过我部营区之后,成3条小支流分别向着大坑口镇的叶屋、茅屋等8条自然村流去。长的有四五公里,短的也有一两公里,这既是这几条村庄村民的农田灌溉用水,又是生活用水。

部队没有进驻之前,这3条支流,不是弯弯曲曲,就是流水不畅顺。遇上大雨洪涝,淤泥杂物堵塞,小溪更是很

难出水,给村民带来了许多不便。

1986年初,我部从连平县移师进驻之后,在安排营区总体建设布局时,专门把这条小溪列入了营区建设规划,使这条小溪不因部队营区工程建设而受破坏或中断。

工程施工中,能避开的尽量避开,不能避开的则建造涵洞,并做到不改变小溪的流向。之后看到小溪的两旁砌起的一溜石墙,全是部队当年官兵们自己动手施工垒砌起来的,溪底成一线出营区向前延伸,溪水顺畅欢快越过营区流淌而去。

溪水洁净畅流,自然而然地凝结着部队官兵们纯洁的爱心。部队从移师进驻的那一天开始,就十分注意保持着溪水的卫生。经常教育官兵把保持良好的小溪水源当作密切与驻地群众关系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作为一条铁的纪律来要求约束广大官兵。

每当新兵入伍或家属小孩临时来

队之时,部队不是专门进行教育就是逐个作交代,告诫她们自觉爱护这条小溪,不向小溪内丢任何杂物。

每年部队总是要定期不定期地对小溪作清理,使小溪底不遗留淤泥杂物。遇上大雨洪涝堵塞,则主动组织官兵们进行突击清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部队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爱护小溪的好传统好作风一直没有丢,代代相传着,时至今日仍然如此。潺潺的溪水不但流进了农田,流进了农家,流进了每一位村民的心,同时更是喜悦在部队官兵们的心窝里。

2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居住在繁华的闹市区里,出门抬头低头都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进进出出不是大街就是小巷,要不是下乡或出差外地就很难见到河流小溪。因此,我十分怀念我原部队的那条“连心溪”。